

自己没儿女 20多名大学生叫他爹



潘光权与曾经照顾过的部分孩子合影



这些瓶子潘光权攒了半年

他没有妻室儿女,却有20多名大学生叫他“爹”。41年来,他花了近20万元钱,甚至靠捡垃圾、东挪西借,为百余山区贫困孩子安了个“家”……

不少学生要回来看“爹”

7月4日,重庆开县临江镇临江中学教师宿舍楼潘光权家电话不断:已在上海工作的邓军要给他寄钱,在主城读书的杨原暑假要来看他,在县城工作的熊克伟邀请他进城避暑……每年寒暑假,潘光权家的电话都特别“火”,大部分上了大学的孩子都要到学校来看他,有的还陪他小住几天。

“又要热闹一阵子了。”潘光权家冷清很久了,自从去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就再也没学生住进来。搁下电话,他环视了一下狭小的房间,这里的布

置一点没变:床还是那样摆放着,桌上留下的书本也没动;只是为孩子们添置的空调和彩电“下岗”了,为省钱,潘光权又用上20年前的旧电扇和电视机。闲时,他喜欢看着学生用过的单人床,或是翻翻书,脑海里便浮现起孩子们挑灯夜读、争吃饭菜的场景……

篾席要洗、卫生间要打扫、电视要擦拭、空调要修理……潘光权安排着一切,这些孩子们回来都得上。

除了生活上招待,潘光权还要为“回家”的孩子准备点奖学金,解决下一期的学杂费。但他工资卡上余额不足3000元,心头一阵发慌:招待开支得1000多元,还要为10几个孩子发近3000元奖学金,差一大截去哪里找呢?

潘光权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突然打起阳台上5大口袋矿泉水瓶的主意,这是他花了半年

时间捡来的。潘光权找来背篋,背上一口袋,左手和右手提着4大口袋矿泉水走出家门……

66岁的潘光权没有妻室儿女,电话中这些孩子们却叫他爹,这是为什么呢?

将贫困学生请进家中

“老师说起愁,学生见了忧,群众提起直摇头。”1968年,潘光权从部队转业到开县竹溪中学任教第一天,听到同事抱怨一个叫熊克伟的学生家里贫困还调皮,扬言谁能教好这孩子,就拜他为师。

潘光权觉得这学生天真活泼,还有号召力,将他要到自己班上,并任命为副班长兼劳动委员。潘光权准备了一块小黑板,让熊克伟每天书写名言警句,挂在教室勉励大家,并要求他对每条名言警句的精神,不但领会到还要做到;平时,潘光权常替熊克伟交生活费,周末

请他到家里打牙祭;高三那年,熊克伟因缺钱打算退学,潘光权从自己仅有的34元月工资中挤出18元替他缴了学费。

后来,熊克伟成绩上来了,考进了原万县卫校,毕业后分到县中医院。这年,潘光权调到临江中学。

“关键时候拉一把,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潘光权新婚不久就参军,转业后因骨髓病与妻子离婚,一个人生活。回到地方,潘光权安置费与医疗补助共有3万余元。这笔钱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笔巨款。

他说,自己没什么负担,这些钱对他来说也许就是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但这些钱对贫困孩子而言却关系到一辈子的前途。他决心帮助这些贫穷但好学的山区孩子完成学业。

潘光权征得贫困孩子和家长同意后,将他们请到家,添置了床铺、书桌、彩电、空调等,还为他们做可口的饭菜。

“他一天只吃两顿饭。”了解到学生邓军的困境,潘光权主动将他请到家中安顿,不但免除生活费,还资助他学习费用。高三时,邓军患上肺结核,他又掏了900元治疗费……

潘光权膝下无儿女,但他家里时时常充满欢声笑语。学生们走了一拨又一拨,多时10多人,少时1个人,他的宿舍成了贫困学生的家。

为贫困大学生买手机

“他们是风筝,我就是拽着线轴的人。”学生毕业,有的念了大学,有的走向社会,但潘光权还放心不下。

学生杨原2007年高考只考了300多分,走出校门才发现社会并不好混,给潘光权去了电话,想复读。为了挫挫杨原的锐气,潘光权给他坐“冷板凳”,直到开学后,才为他落实了复读的事情,并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进行思想引导。去年,杨原考入重庆理工大学。

潘光权现在都舍不得买手机,但他从2002年起,先后为在主城求学的邓军、陈骄,新疆的朱凌云等5名贫困大学生购买了手机,价格最高的1873元,最低的490元。

潘光权说,配手机并不是让他们赶时髦,主要是让他们克服自卑心理,学会自强自立。潘光权说,有了手机,也更加方便他的“遥控”。

“光有手机没得话费还是等于零。”陈骄当时不敢要潘光权的手机,让他没想到的是,以后每月潘老师会按时寄来100元话费,潘光权唯一让他做的就是随时汇报自己的在校情况。

不仅是话费,潘光权还定期为贫困大学生寄生活费,家中还要照顾几个贫困学生,每月1400多元的工资捉襟见肘。潘光权退休前,骨髓病治疗费用国家报销,退休后自己掏腰包,每季度得花1000元药费。为给孩子们筹钱,他停止了用药;并有了捡垃圾的习惯,遇到废纸、矿泉水瓶都往家里搬。后来实在接济不上,就找身边的同事借。

“谁都不信他单身一人还差钱用。”该校语文教师温传良说,后来得知潘光权在资助困难学生,大家纷纷支持他。

孩子们争着为他养老

41年来,潘光权花去近20万元钱,重点帮助了20多名贫困学生,临时帮助了100余名学生。临江中学党总支副书记雷刚告诉记者,潘光权无儿无女,退休后没有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还寄居在学校的宿舍里……

“他20年没买过新衣服了。”邓军工作后为潘光权办了张银联卡,存了600元钱,让他买衣服。潘光权将钱退了回去,并告诉他们,自己不要新衣服,但旧衣服他要。

去年,邓军回家陪老人生活了一周,发现潘老师头发全白了。他说,正在考虑老人养老的问题。

孩子们都离开了潘光权,他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每个寒暑假成了他最期待的日子。杨原说,暑假了,要回去陪潘老师,他一个人太寂寞了,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陈骄也表示,他们不能忘记潘老师的恩情,一定要肩负起老人的晚年生活。

“不麻烦他们。”面对孩子们的承诺,潘光权淡然一笑。他说,自己也是山区长大的孩子,当时看到学校那些好学的孩子,就想起自己的童年,于是帮助他们。潘光权说,自己无儿无女,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41年来,之所以节衣缩食帮助,就是不想他们的希望因贫困破灭。现在,孩子们都有老人、有家庭、有工作,他不想去打扰他们,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

据《重庆晚报》

刀石碰撞中 他用篆刻助人戒毒瘾

拿起一方印章,端端正正地在白纸上盖下,两个古雅的红色篆字顿时跃入眼帘——“禁毒”。有谁能够想到,篆刻下这两个字的人,竟是一名有着十几年吸毒史的瘾君子。其实会篆刻这门手艺的“瘾君子”远不止一二人,他们都是上海自强徐汇康健街道社工的服务对象,都曾是由社工陈士嘉创办的“篆刻艺术康复辅导班”的学员。

把服务对象引入艺术殿堂的指路人正是自强徐汇康健街道的社工陈士嘉,他常说:“帮教在服务中体现,戒毒在艺术中进行。”

无悔的选择 探索戒毒新方法

说起自强徐汇康健街道社工的“艺术疗法”,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此法的开创者、把服务对象引入艺术殿堂的指路人——社工陈士嘉。

“聆听于心灵的召唤,满怀希望与期待”的陈士嘉,在他52岁的时候,毅然放弃安稳舒适的工作环境,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艰苦而繁忙的社区,成为一名禁毒社工。他晓得,禁毒社工是一个平凡而崇高的职业,是帮助人、改变人、塑造人的工作,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为之经营和奋斗。一个人能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而工作,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事情。

几年来,不管风吹雨打,陈士嘉每天都奔走在社区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要和服务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每当陈士嘉走进一家昏暗简陋的住房,望

着一双双冷漠迷茫的眼睛,他更是油然地感到禁毒社工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和责任,从而也更坚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陈士嘉先从服务入手,挂出了“有困难,找社工”的牌子,竭尽全力,不厌其烦,为服务对象及其家人,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帮助。陈士嘉还用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1000元稿费,设立了“康健街道服务基金”为急需帮助的服务对象提供及时的资助。他还为服务对象的子女在暑期开办了“爱心支教”中的小学写作辅导班,先后共有十多名学生参加。经过他的帮助和努力,有的人找到了工作,迈出了回归社会的第一步;有的人改善了父子关系,家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为了降低“复吸率”,陈士嘉一年中与28名服务对象签订了尿检协议,共尿检了121人次,这对服务对象延长戒断时间,防止复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服务对象经常出现复吸、心瘾难戒,大多是由于思想空虚,以及没有健康而执着的兴趣、爱好而造成的。“艺术疗法”的诞生,其实源自陈士嘉一次偶然的阅读。当时他读到一则“音乐疗法”的信息时,陈士嘉兴奋了好几天。从小就喜欢艺术的他,深知艺术的无穷魅力和对于人的巨大影响。基于此,陈士嘉提出了“康复在艺术中进行”的理念,创办了“康健街道希望艺术沙龙”,运用“艺术疗法”来为服务对象戒毒康复,防止复吸,探索出一种崭新的戒毒方法。

用篆刻艺术 帮服务对象戒毒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

酿,“康健希望艺术沙龙”终于在2008年初宣告成立。

据陈士嘉称,取“希望艺术沙龙”之名,旨在通过各种艺术的学习、辅导、欣赏等,能给服务对象在戒毒康复、防止复吸方面带来希望。这里的“艺术”是广义上的,主要指书画、音乐、舞蹈、唱歌、收藏等一切有利于服务对象戒毒康复、防止复吸、延长戒断时间方面的艺术。在艺术沙龙中,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还可以使这些服务对象挖掘自己的潜能,树立自己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对象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治疗自己的心理问题,矫正自己的个人行为。

在选择用什么“艺术”这个问题上,陈士嘉也是颇费脑筋的。他首先考虑的是“音乐”,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放弃了。经过多方面考虑,最后决定选择篆刻艺术作为第一期的活动内容。与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相比较,篆刻艺术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它是一种既实用又高深的艺术样式,它体积小、成本低、见效快、无需多大场地,也无需多大资金,还具有入门容易、深造难的特点,更主要的是篆刻艺术最能磨炼人,容易收心,最能使人精神集中,因而更能激发服务对象学习的兴趣,容易使他们“一发而不可收”。待服务对象结业后,根据实际效果,可再选择书法、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

“用艺术疗法来戒毒康复、防止复吸,在当前社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陈士嘉坦言,仅目前情况而言,篆刻艺术对服务对象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培养定力、挖掘潜能、掌握技能等多项显而易见的益处。学习篆刻艺术,可以陶冶和

净化学习者的精神世界;可以改变原先没有生活追求、没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知道每天如何打发时间的人,可以使他们的休闲时间充实起来,从而让心瘾无机可乘。篆刻既是一门由浅入深的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谋生的技能,对学习的人来说可谓一举两得,只要学习者肯下工夫,篆刻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通过篆刻艺术学习,服务对象戒毒的信心增强了,拥有了健康的兴趣和爱好,业余时间得到了充实,有利于防止复吸,还可以促使服务对象自强、自立,用自己学习到的谋生技能,更好地回归社会,回报社会。正是在篆刻艺术班的基础上,“康健希望印社”在2008年5月成立了,包括社长在内的所有社员都是禁毒社工的服务对象,他们的生活在篆刻艺术中得到充实。

至今为止,自强徐汇康健街道社工点已开办了两届篆刻艺术康复辅导班,新近开办的第一届国画艺术辅导班也正如如火如荼进行着。

刀石碰撞中 重塑美丽的人生

在篆刻艺术康复辅导班学习的十几个学员中,大多都有十几年的吸毒史,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有的从戒毒所里几进几出。他们曾经自卑消沉,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篆刻辅导班上,当一块被他们的手握出体温的印石,蘸满鲜红的印泥,使一幅美丽的图案跃然纸上时,他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他们的灵魂随着印石一起受到了一次次的洗礼,在刀与石的碰撞中他们慢慢摆脱毒瘾,重塑自己的美

丽人生。

这些学员中,有一个人叫尚武,他人高马大,脾气暴躁,与人言语稍有不顺,便张口大骂,挥拳就打,十足暴力倾向。在他近五十年的人生中,光吸毒、贩毒、殴斗、打架就达“六进宫”之多,被称为“背大刀”。就是这样一个冲冲杀杀的“蛮汉”,在社工的耐心劝说下,参加了篆刻艺术康复辅导班,拿起了刻刀。为了刻好自己的姓名印章,尚武是刻了又磨,磨了又刻,如此反复,终于把自己的姓名印章刻好了。他拿着自己刻的印章去领低保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惊讶地说:“太意想不到了,太不容易了,刻得真好!”就这样,尚武慢慢喜欢上了篆刻艺术。在学篆刻的过程中,他的性格慢慢变了,很少和别人发生争吵。凡是和尚武接触过的人都说:“尚武变得安静,变得有礼貌了。”

另一个学员阿金曾是康健街道吸毒人员里有名的无赖,整天游手好闲,怪话连篇。经济上一发生困难,就会到街道大吵大闹,甚至拍桌子、砸电话。街道和居委会干部一听到阿金的名字,没有一个不摇头的。在“同伴”的影响下,阿金也走上了学习篆刻的道路。刚开始时,有的人认为阿金只是三分钟热度,但社工们没有放弃他,为他准备了刻刀和石章,手把手地教他,在教的过程中,社工发现阿金有一种不服输的个性,每当阿金看到别人刻得比自己好时,他总是不服气地说:“别人刻得出,我也刻得出,我一定要刻出自己的印章,让大家刮目相看。”阿金说到做到,为了刻好自己的印章,他放弃了“搓麻将”以及与朋友喝酒的时间,练习刀法

基本功。有一次,他吃过午饭就刻章,一直刻到午夜,才把自己的印章刻好。第二天一早,阿金拿着自己刻好的印章给社工看,果然布局均匀,线条劲挺,这么复杂的篆字竟然没有断一丝线。得到社工的称赞后,阿金信心大增,随后他又创作了“文明”、“自强”等印章,他对社工说:“我还要努力,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改变大家对我的看法,做一个有健康兴趣爱好的人。”

社工的印象中还有这么一个名叫高成的学员,他文化水平低到连填写一张低保单子、写一份申请补助,都要他人代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几个、和篆刻艺术没有一点搭界的人,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竟创造了许多奇迹,不但章刻得好,而且还多次在全国获得大奖,成了“篆刻名人”。高成从学习篆刻这一天起,就被篆刻艺术无穷的魅力深深吸引,半年时间里,刻好的印章达100多方,平均每两天就刻一方印章。刻苦加上勤奋,他的篆刻水平进步很快,不但刀法娴熟,而且认识的篆字也最多。有许多篆字他可以不用翻篆刻字典,就直接写在石头上。付出总有回报,高成在自己的努力下,先后获得了“中华杯”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全球华人“抗震救灾”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华人“唐诗宋词”大赛佳作奖,向他求印或者叫他刻印的小区居民络绎不绝,有的居民甚至愿意花钱请他刻印。昔日不识几个字的“文盲”,如今已然成了小区里的“篆刻名人”。

(文中所涉服务对象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